

罗维扬文集

学术卷

● 罗维扬 / 著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羅維揚文集

学术卷

● 罗维扬 / 著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武汉出版社

(鄂)新登字0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维扬文集:全9册/罗维扬著. — 武汉:武汉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430-8405-6

I.①罗… II.①罗…

III.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5061号

著 者:罗维扬

扉页题字:峻 青

责任编辑:王远彦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襄阳市鑫昀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 mm×1230 mm 1/32

印 张:152.375 字 数:3960千字 插页:74

版 次: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788.00元(全9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学者型作家
编辑中的教授
共和国造就的文人
罗维扬 1985 年的登记像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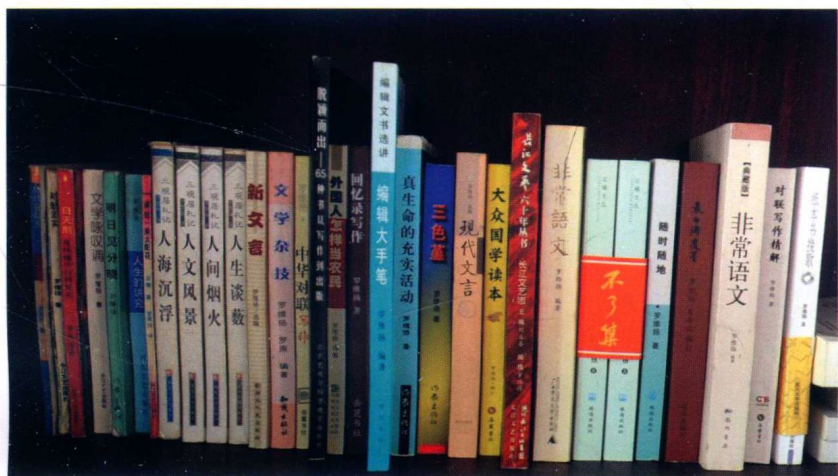
罗维扬，湖北随州人，生于1942年6月。1965年7月毕业于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8月分配到湖北省郧阳专区竹山县，先后在湖北省竹山师范学校、沧浪区楼台学校、楼台公社塔院小学、沧浪高中和竹山县文化馆、竹山县文化局文艺创作组工作，1974年至1984年主持编辑《堵河文艺》；1984年6月调入湖北省文联，在《今古传奇》编辑部工作，历任编辑、作品组组长、副主编、常务副主编，1996年12月竞选获胜被聘为主编；1999年底借调到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任教，聘为教授；2002年8月回湖北省文联办理退休手续，2012年7月返回竹山县，寄住田家。

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2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后改为湖北省作家协会），1990年10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7年起任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第一届理事。1992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艺创作奖“铜鼓奖”，1994年4月湖北省暨武汉市文学界在湖北大学举行“罗维扬创作研讨会”，2006年受聘湖北省楹联学会顾问，2011年5月在郧阳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举行“罗维扬诗歌朗诵会”，2011年9月赴西宁参加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

1993年12月起被评聘为出版专业高级职称编审，1992年5月起任中国期刊协会第一、二届理事，1992年9月起任湖北省期刊协会第一、二届副会长。

1994年1月国务院颁发证书，表彰罗维扬“为发展我国文化艺术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从1993年10月起发给政府特殊津贴”。

1988年至2012年出版文学、人文著作32种，有数十篇作品入选多种文学选本、选刊和中学语文课本。



1988 年至 2012 年作者出版的著作书影

特约编辑暨序言作者名录

- 王先霈（武汉·华中师范大学）
 张如法（开封·河南大学）
 俞汝捷（武汉·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刘继明（武汉·湖北省作家协会）
 赵国泰（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谢大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伍立杨（海口·海南日报社）
 刘绪源（上海·文汇报社）
 胡忆肖（武汉·湖北大学）
 龚明德（成都·四川师范大学）

的魅力。人生的第一要义，是真诚。这是一切偷奸耍滑、
花言巧语、玩弄权术的人所不理解的，也是无法企及的。

三是思想的魅力。有人为享受而活着，也有人为了思想
而活着。当然他活着也^得穿衣吃饭。一切实践，一切活动
都是他思想的材料。他在不停地思考，思想有时如电光火
石，稍纵即逝，他努力捕捉，惟恐它溜走。一种思想，有
如一把利剑，能斩乱麻，能开混沌，甚至能照亮黑暗。能
成体系者，就是家了。思想家也不是神，也会犯错误。犯
错误的思想家仍是思想家，如受仿的战士仍是战士。就是
死了，他的思想^将在他的著作、他的言论里，是这个世界的
精神财富。思想的魅力是人最高层次的魅力，它高于人
格、道德修养的魅力，更高于容貌、仪表的魅力，它不仅



漫画罗维扬先生



1992年5月，与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理论家陈荒煤（1913—1996）在武昌磨山植物园。



1994年9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贺兴安（右）、《中国作家》副主编贺新创（左）在河南南阳张仲景纪念馆。



1990年冬,与国家新闻出版署期刊司司长张伯海在湖北省文联。



1995年8月,与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先霈在吐鲁蕃葡萄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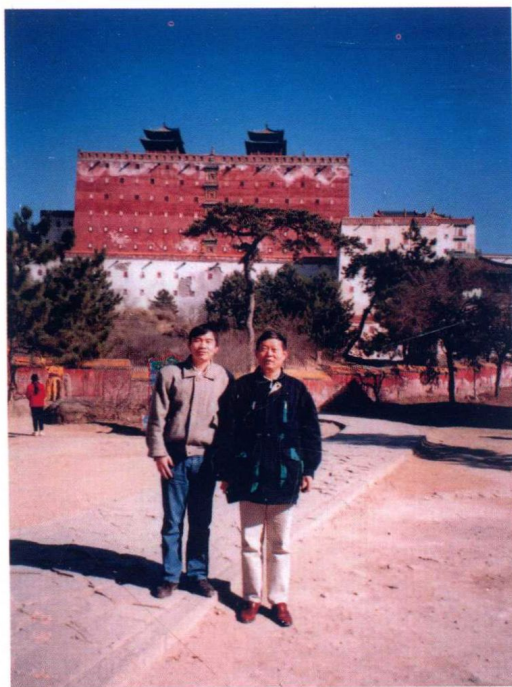
1997年元月,在中国作家协会招待所主持北京地区作者恳谈会。



1997年11月,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主持笔会。



1994年7月,赴香港参加第五届国际书展,与《收藏》杂志主编杨才玉游浅水湾。



1997年3月,与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主任李频在承德避暑山庄。

总 序

王先霈

罗维扬先生将要出版九卷本文集，问序于我。在此之前，他已经分别请人写出各卷的序言，这些序言的作者是与各卷内容相关领域的分布在东西南北中的行家高手，以他们的卓识明鉴对收入各卷的作品作了精当的评述。我再来说，说些什么好呢？维扬先生在湖北省文联大院居住已有二十又七年，那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那里有维扬的师辈、同辈和晚辈，熟悉维扬的人生和创作、适合于给他写序的大有人在。他何以把这个任务交付于我？却之不恭，受之生畏——担心让维扬先生和文集读者失望。仔细思忖，维扬选择序作者似乎有一点舍近求远的趋向，我和他相识而并非特别稔熟，他很可能是为了使写序的人能够保持审美的距离，作出更为客观冷静的反应。那么，我努力为之吧。

我和维扬先生相识究竟始于何时何处，记忆早已模糊，大致推算一下，应有二十余年。虽然同处一城，晤谈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会面多在公共场合，他的府上我从未造访，但对他的业绩我是知晓并且钦佩的，对他的为人处世也有些直接间接的了解。1991年，我写过一篇千字小文《罗维扬的〈鞋与路〉》，用笔名刊发，他当时并不知道是谁写的。那篇小文谈的是他的一个短篇，那个短篇很精练地叙述了一个老干部几十年的人生道路。这一次，我倒是要认真瞻顾罗维扬几

十年走过的道路了。

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是九卷文集涉及的方面实在太广，令我颇难下笔，而广博性正是罗维扬治学和写作的特色之一。在《红楼梦》第八回，薛宝钗对她的宝兄弟给了一个考语，叫做“杂学旁收”，语气里颇有一点善意的嘲讽，不满于宝玉离开了科举考试的正道。而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正应该看作曹雪芹对他的男主人公的激赏之词。曹雪芹本人就是一位杂学旁收的奇人，一部《红楼梦》里包罗了当时的各种学问。今天，时代变了，现代社会分工细密，学术分科、文艺分类，畛界明确，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罕见了。作家里面，也分为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小说家又有擅长中短篇与擅长长篇之别。一个人一辈子专注于一个领域，写小说就写小说，做研究就做研究，自然很好，这是大多数人的做法。罗维扬却一反其道，持十八般兵器四面舞动，在文学领域里全面发展，掘了多口深井。

他之所以如此，我想，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客观方面来说，人的出处进退很难全由自主，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走入社会的人尤其难有选择的自由。维扬大学刚毕业就被派到社教工作团，在那里他创作了长篇人物特写，发表在省报上；后来在县文化馆多年，于是有小说、散文、戏曲、曲艺、歌词等诸多作品；再后，任职于《今古传奇》，主持编政，借调于北京印刷学院，绛帐授徒，开课多门，遂有编辑学、语文学著作多种。他写作的形式和内容，与他变换中的岗位的性质紧密相关，岗位的变更造成了写作体和题材的广泛。不过，客观原因并不是主要的，上述岗位并没有规定他必须写作，尤其没有规定他必须进行文学写作。而在参加工作之前和离岗退休之后，他的诗歌和小说写作以及文学研究则是主动的，由发自本心的兴趣所致。从主观方面来说，我以为，罗维扬是个痴迷于文学的人，他从事的职业一是编辑，二是教员，但他一直在文学阅读、文学创作、文学教育与辅导、文学评论、文学理论研究里讨生活，还涉猎过文学翻译。

天下爱好文学者甚众，着眼点则有多种。文学写作是很高尚的事业，曹丕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大文学家往往怀有匡济天下的雄心，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两位古人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所以千古传诵。罗维扬的许多作品也是为时为事而作，几十年的作品放在一起，可以看出时代前进的清晰辙印。然而，除此之外，文学也还有别一种性质和功能，痴迷于文学的写作者还可以有别一种心态。苏东坡后半生一直在颠沛坎壈之中，每每深夜看书作文。身边老兵说，“知他有甚好处？夜久寒甚，不肯睡！”无论寒夜或暑昼，雪月与霜晨，执笔作文不能休，到底有甚好处呢？苏东坡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苏东坡因此而能够在艰窘困顿中，享受安富尊荣者享受不到的超然的恬适。文学写作的快乐，最可乐之处并不在发表作品带来的声名，不在版税和奖金。通观罗维扬近五十年的写作，可以看出，他不只是执行上司的指令，不只是完成职业的责任，最主要的是顽强地要把一个文人的生命活力展现出来，把精神求索的足迹展现出来，对象化在文字编织的产品之中。写作出于天性的要求，我写故我在，我在我必写。这样心态下的创作，不必孜孜矻矻与人争一日之短长，其要在自得其乐，亦定有会心者同乐其乐，这才是文学作为人类精神自由活动的本义。我读九位朋友所写的序言，感受着渭北春风下故人杯酒论文的陶然，平畴远风中素心邻曲奇文共赏的悠然，大家各欣于所遇，快然自足。设想将来的读者，暂离纷繁世务，在九卷文集间游目骋怀，体验人情之善，玩味文境之美，亦足以极视听之娱也。

文集诸多作品中，格外引发我遐思幽想、感喟深省的，是对各色各类畸人的记述。我所说的畸人，是身怀长技、曾经沧海，却不遇于时、隐于市廛的人物。其中，实有其人的，如“纪实文学卷”《翠柳街1号》中的吴奚如，“自叙怀人卷”《被损耗和被埋没的》中的马希良；或

有所本而经虚构再造的，如小说卷《鞋与路》中的栗局长，《司机妈》中的老曾，《老批》的主人公老批。这些人都见过世面、有过作为，又虎落平阳，落魄潦倒。散文卷里的《村学究》，则是一个类型的人物的集体画像，他们的智商、潜力都在中人以上，其中或许还不乏独具异禀的，只是为环境条件所累，一生困居浅水。贾雨村看到智通寺的对联，就曾默念：“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我也曾游过些名山大刹，倒不曾见过这话头，其中想必有个翻过筋斗来的亦未可知。”罗维扬笔下的畸人，就是一些“翻过筋斗”的人，对人生意义有各自的深刻体认。这种人在城市乡村、机关学校其实并不罕见，其才能、识见、品性往往有不同凡俗之处，但玉在篋中、珠蒙尘土，众人只讶其怪异而不识其价值。世人看人，往往先看官衔、学衔、门第、财富，看服饰、宅邸，看和尚只看是哪个庙里的而不必理会其道行高下，因此就不能在牝牡骊黄之外分辨劣马与良马，良马与千里马以及天下之马。罗维扬怀着敬重、同情、赞赏的心情，发掘、描写了畸人。他写这些被许多人漠视的人，透露了他自己衡人观世的独到眼光，这与他本人的身世应有关联。罗维扬出生在地主家庭而幼年即逢时代变革，在大城市高等学校接受四年正规学术训练又分配到山区基层工作多年。他对处于逆境、困境的人容易有细心体贴，他能够在不同文化的比照中间观察，把人事放在不同的大背景下考量，因此就有可能不见人之所常见，而见人之所不见。

1993年，我为他的《文学咏叹调》作序时曾说过，“罗维扬常有悟道之言。悟道之言往往并非大雅宏达之论，但引人悄然深思，悠然神往。”我最初滋生这样的感觉，是听到他1989年秋天在“李传锋动物小说讨论会”上的发言之时，他说，人们在动物园看笼子里孔雀开屏，欢抃嬉笑，孔雀是不是也很高兴呢？他是在别人发言时插进这几句话。有人说，孔雀看到游客穿鲜艳的衣服，为了与人比美而展示自己漂亮的尾部羽毛。动物学家则告诉我们，游客的谈笑指顾，引起孔雀

的戒惧，开屏，乃是一种示威、防御动作。我不知道罗维扬是不是动物保护主义者，但是，他宁愿站在弱势的一方设身处地，这很让我感动。我说的“悟道”之“道”，首先指中国传统的忠恕之道。恕，就是将心比心，就是“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就是“民我同胞，物我与也”，就是愿意和善于换位思考，就是不仅要常常仰观，更要时时俯察。忠，就是坚守自己的人生信念和文学信念，箪食瓢饮不改其乐，飞黄腾达不忘其忧，利禄不能诱，威势不能屈。做到这些很不容易，罗维扬文集集中的畸人，庶几乎近之。此外，“悟道”之“道”，还是指变易之道，就是祸福得失，成败利钝，彼此倚伏，相互转化；就是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就是无为则有为、不争莫与争，就是大成若缺、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相反而相成；就是真正认识运动、变化乃是人间正道。所以，穷时不必悲观厌世，达时莫要得意忘形。罗维扬记述的多位文坛长者，有的我也略有接触，我觉得，从他们有些人身上，可以感受到传统文化养成的这种风度。浏览这套文集，将有助于读者悟出某些道来。

罗维扬的文学研究，有些“旁门”意味，他的一本书题名“文学杂技”，一本书题名“非常语文”，题目不就是有点异类吗？我看多了学院里高头讲章，自己的写作跳不出框框条条，也很迂腐，见了这样的异类，很觉悦目。对于《非常语文》，我尤觉愜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偏颇处之一，是矫枉过正地一概排斥文言，抹煞传统语文教育的有益因素。若干年来，我们的小学、中学语文教学，不重视引导学生领略玩味汉语之美，而在近些年，语言更被使用语言的人怠慢，甚至号称语言艺术家的作家，对语言也并不全都特别讲究，语言的形式美受到轻忽，汉民族的子孙，有若干人对于汉语并无敬畏之心，竟然还有不少人以任意作弄语言为乐事。罗维扬书中对此表示了愤慨。他积十年之功，编著《非常语文》，他所“非”的正是上述偏颇和轻慢，努力发扬传统语文教育的长处，用饶有趣味的材